Sino-US English Teaching, February 2019, Vol. 16, No. 2, 84-90
doi:10.17265/1539-8072/2019.02.005

招呼语“你好”的演变及其对外语交际教学的启示[1]

黄辉[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本文从日常招呼语“你好”在中国现代社会的语用类型和演变出发，比较了中美汉语使用者说“你好”的不同情境，从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二语习得等多个角度讨论了外语教学中存在的因真实场景缺失和受母语影响而时常发生的单一和过度使用某些表达的现象，对交际教学法的进一步完善有一定启示作用。

[关键词] “你好”；招呼语；语用；语境；交际教学

1. 引言

打招呼看起来是一件自然、容易的事。外语学习者最先接触的多半就是招呼语，就算不怎么会说外语的人也大多知道一两句外来语的招呼。然而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外语学习者说的招呼语，用得对吗？用得是地方、是时候吗？比如教授对外汉语的老师，或经常接触汉语学习者的人，会频繁面对这样的招呼：你好！这一句过度使用的问候语早已引起人们的诟病。比如陈晓春（2005）和张瑜洁（2013）都写道：“……外国留学生，无论见到熟人还是生人，统统以‘你好’作为发语词”；“留学生不管碰到谁都是‘你好’！”

本文作者曾发表过针对“你好”被外国人过度使用的刍议（2016）。现就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理论梳理和更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图呈现语言学上对“你好”的分类和语用语境的说明，并从不同现实语言环境分析“你好”的用法，以示在时代发展和环境差异情况下语言的微妙变化，并结合语言教学中应注意的跨文化交际、语用知识与技能拓展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2. 对“你好”的文献描述

2.1 语言学分类

首先，人们的共识是“你好”是一种礼貌招呼语（陈新仁等 2013，陈晓燕 2003，郭兵正 1997，陈松岑 1988）。招呼语是礼貌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用来表达说话人对交际双方关系的认定，也可作为一次交谈的起始语（陈松岑 1988）。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学科理论出发，对“你好”的具体语言学分类略有不同见解。

2.1.1.语用学——语言程式

由于礼貌研究是语用学领域中一个重要课题，有学者对礼貌招呼语在语用学上进行归类。陈新仁等（2013）认为，礼貌语言体现在诸多维度上，如语音层面、词汇层面、程式层面、句法层面等，而“你好”属于一种语言程式（formulaic language）。语言程式是交际中高频使用的、不具有可分析性、用于表达特定的人际或语用功能的结构（Wray 2002）。比如“你好”作为一种礼貌的语言程式，被用以维系交

---

[1]注：本文曾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十三次全国学术研讨会（2018 年 11 月）宣读。

[2]作者简介：黄辉（1981-），女，硕士，讲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育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语篇分析，外语教学。联系方式：13760841835；44871609@qq.com。通讯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溪大道珠江花园榕江街 3-604，邮编 511431。

际双方的和谐友好的人际关系，为后续的深入交流创造良好的氛围，奠定良好的基础。

2.1.2.社会语言学——问候型

社会语言学研究也对当代中国社会常见招呼语进行了分类。陈松岑（1988）和陈晓燕（2003）虽然各自的分类有所不同，但都把“你好”当做问候型或问候式招呼语的典型例子（其他的类别有称谓型/称呼式等）。问候式主要指见面时用言语向对方问好，表示友好、关切之情。两位学者都认为这一表达很可能受外语影响（如英语问候语“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等），是一种“舶来品”，流行时间不算久，属于新型招呼语。

2.2 “你好”的使用情境

虽然以上研究中“你好”的语用归类不完全相同，但是研究者对“你好”的语用范围的认识基本一致。陈新仁等写道：“在引起与陌生人谈话时，……汉语多用招呼‘您好’的方式。”陈晓燕认为，由于该词的舶来性，交际历史并不长，且多是知识阶层的人在使用，而市井百姓却很少用，熟人之间也不太用，即一般只在某些较正式的场合和长辈、上级或关系较为疏远的人打招呼时才使用。郭兵正(1997)认为，虽然“你好”不论相识与否彼此都可运用，但在熟人间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在最为亲近者之间，一般要尽量少用或不用，以免显得彼此有些生份。陈松岑调查发现，招呼对象为初相识者时，问候型招呼语使用频率远高于其他两种言语型招呼语（交谈型、称谓型），仅略低于伴随语言型（即点头、微笑等身体姿势或面部表情等非言语招呼）。他解释道：“当人们在急匆匆地上下学或上下班的路上需要招呼别人时，除非是常见的熟人，很难在擦肩而过的一瞬间选择出一个恰当的称谓语。在这种情况下，[问候]型招呼语的优点就很突出了。它既显得文雅、庄重，又比只点头微笑要亲切一些，而且可以用来招呼任何对象。”也就是说，“你好”被普遍认为是交际双方不认识或不熟识的情况下倾向选择的招呼语。

3. “你好”在现代中国的语用类型与范围的变化

3.1 使用人群与人际关系

陈晓燕的文章发表于 2003 年，距今已十六年。她认为的“‘你好’多是知识分子使用，市井百姓很少用，一般只在较正式场合才使用”的现象已经发生了变化。据陈松岑三十年前、郭兵正二十年前对汉语招呼语的发展趋势的预判，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增大，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群众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人际关系的更加复杂多样，问候性招呼语的使用将由大城市逐步向中小城镇和农村扩展，逐渐取代交谈型招呼语而成为汉族社会中最常用的招呼语。的确，我们发现“你好”在当今中国并不只是知识阶层在用，各行各业都会用到，所以它的阶层指向性并不明显。

但是，它是确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的参考因素的说法依然是成立的，即它多用于不认识或不熟悉的人交往时。初次见面的人往往在介绍自己和被介绍时会说“你好”；认识但并不熟悉或见面次数不多的人之间也有可能打招呼时用“你好”。

根据社交语用学，这种因谈话双方关系较远而选择“你好”的语用现象属于根据社交语境使用相应社交指示的情况。所谓社交语境，指的是辨认谈话双方的社交身份、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说话人或听话人与其他人和物的关系（何自然、冉永平 2002）。有的学者把这种社交语境归类为非语言语境下的情境语境（李运兴 2003）。情境语境指的是语言活动发生的真实情境，涉及交际方式等不同情境，交际方式又包括年纪、性格、身份、职业、文化、生活状况、个性、心理、社会职位、思考方式及相互关系（宋琳琳 2012）。而且，随着“你好”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它很有可能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成为非语言语境另一种类型——文化语境。

3.2 新的交际用途

除了使用频率和人群大大增加外，这些年，“你好”在中国的交际用途已悄然发生了些许变化。在

以下几个情景中，“你好”都颇为常见：

3.2.1 服务人员与顾客之间的对话

这时的“你好”除了打招呼往往还带有英语中“Excuse me”的语用功能（陈新仁 2013）。如饭店中服务员可能会说“先生你好，请问几位？”、“您（你）好，您（你）的菜上齐了”。食客也可能对服务员说“哎你好，麻烦加点水”等。除了饮食行业，其他服务行业在营业中也会出现类似语句。比如在银行、电信、邮局等营业厅办理业务时，无论是服务人员还是顾客都经常以“你好”作为对话的起始。

3.2.2 接电话时

拨打电话的人可能会说“喂，你好，我找某某”、“你好，请问是某某吗？”，而接听电话的人可能会说“你好，请问找哪位？”、“哦你好！有什么事吗？”

3.2.3 公共场合下的其他对话

包括问路、协商、街头采访、推销等情形。比如这个我从公交车上听到的句子：“你好，你能往里坐吗？”也就是“你好”后往往紧接着协商目的。甚至有时连后面的请求、协商语都略去不说，比如有次我在电梯听到有人说“你好”是因为她想让我往旁边站以免挡住她按楼层按键。这类情形下的“你好”也类似英语“Excuse me”的功能。在回应别人的招呼和询问时，还可能用升调说一句“你好”（即配合了副语言,严明 2009），此时它的功能除了打招呼，还含有“是我”、“你有什么事”的意思。

以上几种情形有时是互为包含的，比如有些服务是通过电话完成的（如顾客拨打售后电话、房屋中介拨打电话招揽生意等）。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口语里的“你/您好”也经常见于短信、微信、电子邮件等现代书面载体的交流沟通中。

通过以上的列举，我们发现“你好”在中国现代社会生活中经常相当于英文的“Excuse me”。我们可以借用中外学者对“Excuse me”语用分析来试着分析“你好”的语用功能。张玉兰（2008）运用了美国社会学家 Erving Goffman 的理论，把“Excuse me”在口语中的功能归为六类，即信道开通信号、信道回程信号、寻求充分和可理解信息信号、插入和附带信号、不参与信号、打断谈话信号。由于以上举例的“你好”兼具问候、打招呼功能，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信道开通信号”，即“为了在向对方提问之前，如问时间、问路等需他人帮助之前，引起他人的注意而使用”。不过，不排除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你好”有其他功能，如“信道回程信号”或“寻求充分和可理解信息信号”（如“你好”配合升调回应别人的询问或谈论） 或“打断谈话信号”（如服务员说“你好，你们的菜来了”）等。或者根据宋琳琳（2012）对“Excuse me”的语言语境的举例与解释，顾客在餐馆点菜前对服务员说“你好”、销售人员打电话给顾客先说“你好”、街头采访或推销前说“你好”等是语义语境中的应用，常在正式场合中用来表达打扰别人或提出一些要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说“你好”希望别人让路是语音语境中的应用，仅用来吸引对方的注意，除了同时传达一种由于打扰别人而表示的歉意与礼貌，没有其他特殊的意义。

4. 熟人间使用的招呼语

既然“你好”并不是熟人间的常用招呼语，那熟人之间用什么样的方式打招呼显得比较自然亲切呢？根据笔者的一项小型网络调查，常见的招呼语分为以下两种：

4.1 称呼式

称呼式又可分为称名类、身份类、亲属称呼类（陈晓燕 2003）。面对诸如同事或室友时，很可能直接喊名字或昵称，这是称名类；如果某人具有某种职业和职务身份，他/她的姓（名）后可能还加上这一职务，比如齐老师、张总、陈工等；有时见了面会喊“哥”、“姐”、“叔”等亲属称谓，但很多时候这类被称呼对象并不是说话人的亲属，即“亲属称谓外化”（陈晓春 2005）。另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方冬革 2007），现在还有一些新兴的“亲昵”称呼，如“美/靓女”、“亲（爱的）”等(并且像亲属称谓外化一

样，不仅熟人间，甚至生人间都开始使用)。

称呼是言语交往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说话者既要根据对方的年龄、职业、地位、身份、辈分，又要考虑跟自己的亲疏、情感深浅以及说话场合等因素选择恰当的称呼（莫爱屏 1999）。因而选择哪一种称呼式招呼语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行为，而是有规律可循的。文秋芳（1987）曾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人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对什么人选用什么样的称呼语。她考虑在汉语中影响称呼语选择的重要社会因素包括被称呼人的年龄、场合、与被称呼人的关系、与被称呼人关系的程度和是否知道被称呼人的姓名等五类，人们按照一定规则选用适当的称呼语。比如被称呼人为成年人、正式场合、被称呼人为上级、知道被称呼人姓（名）四个因素叠加，则很可能用“姓+职业称/职务称/职称”的表达方式，表示对被称呼人的尊重。

4.2 问候式

传统的问候式有已经“名声在外”的“你吃了吗”等，而现在尤其是年轻人往往用他们自己的问候方式。如一个被采访者说她对略久未见的熟人可能会说：“最近生小孩去了？”这类的问候按照陈晓燕的分类法也被叫做“调侃式”，以一种幽默的方式突出双方之间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其他的受访者的回答包括“最近忙吗”、“你也逛街啊？买了什么好东东啊”等。这类问候方法也可以被归类为关心式和即景式，被认为比一句笼统的“你好”更能传递关切之情，也是一种便当的招呼方式。

这一类问候式的招呼语和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手工生产方式的小农经济造成了社会生活节奏的缓慢，人们在村头巷尾相遇时，有必要也有可能驻足寒暄，所以“吃了吗？”“上哪儿去呀？”之类的交谈成为传统中最常用的招呼语（陈松岑 1988）。另一方面，几千年来中国人聚族而居，形成了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和行为观念，并将这种伦理推广到整个社会，讲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心，强调人的社会性，所以人际关系亲密，见到熟人打招呼更多说的是“吃过了吗”“最近忙什么呢”“国庆节去哪里玩”等询问式的话题，而这样的问题在其他某些文化背景的人看来有可能触犯了隐私权（陈晓燕 2003）。

称呼式和问候式经常是可以合在一起用的。比如“陈老师，早！”、“老夏，去哪儿啊？”。

5. 招呼语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你好”作为招呼语纵然是舶来品，但如今很多外国人都会说“你好”基本一开始是中国人教的。然而外国人的语言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生活习惯跟中国人很不一样，他们说“你好”的语用功能跟中国人是一样的吗？笔者的能力有限，无法对来自各文化背景的汉语学习者进行调查，本文只对美国的汉语学习者进行了观察，或许可以部分地呈现现象和解释原因。

美国的汉语学习者似乎没有搞清楚“你好”在中国人之间一般是非熟人之间较多使用的招呼语，所以他们往往跟熟人打招呼时也用“你好”。原因是他们把之当成了“How are you”。美国人之间，不分疏远，经常用“How are you”,“How are you doing”互相问候（琼 2003）。而在汉语学习者之中由“How are you”还衍生出了另一个常见问候语：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最近怎么样”在中国的常见用法是：两个人有些日子没见了，以此关心地问候一下。而美国的汉语学习者并没有了解这个问候语的使用场合和频率，几乎天天见面的时候都会说，而且因为他们当之为英语的 How are you，说的时候并不是真的关切被打招呼者。而反过来，中国人如果不了解他们的文化，就会把“你怎么样”或“How are you”当成关怀式的问候，会出现两种“交际失败”的情况：要么反复被问“怎么样”烦不其烦，要么把真实情况抱怨出来，让听者摸不着头脑。比如我的一个导师说起过她在美国读博士的经历，别人跟她打招呼“How are you”，她却回答说“不好，忙着写论文”，引起别人的不解。这种交际失败的起因是打招呼有两种用意：一、无继续交谈打算；二、进一步谈话（陈晓燕 2005），而美国人的“How are you”属于前者，中

国人的“你怎么样”多半属于后者。

在可以使用更贴合语境的招呼语时，大多数汉语学习者却选择用“你好”，对此张瑜洁（2013）的解释是他们对汉语招呼语内涵理解不够深刻，而“你好”这句招呼语又太深入人心，几乎成为条件反射脱口而出。我认为这是语言习得在语用上的本族语化（nativization），即语言学习者通过他习得的母语的表征来同化其正在发展的 L2 表征（Anerson 1984, 桂诗春 2015），如把“你好（吗）”、“你怎么样”简单地对照字面意思与之相像的 How are you,并认为在汉语里的使用语境等同于 How are you 在英语中的语境。究其在教学上的成因，我理解为一种循环过程：教师和教材只教了“你好”，学生只会用“你好”作为招呼语，而不知道招呼语的其他形式，即使有中国人用其他方法招呼他们，他们很可能听不懂而造成交际困难。所以为了迎合他们有限的语言储备同时也减少自己的麻烦，中国人在和外语学习者交流时也渐渐放弃其他用法或变体，而单一使用某个词，这样又使得汉语学习者加深印象，认为这个词就是这种交际情景的常态词甚至唯一用语。

不论使用哪一种方式打招呼，说话人想要成功实现其语用功能，必须考虑双方地位、角色、性别、年龄、关系等因素（Van Dijk 1977, Leech 1977, Brown & Levinson 1978, Thomas 1983）。语用失误往往就发生在对这些语用参数不了解、元语用能力低下的情况下。教师一方面需使学习者了解语言使用的语境，一方面要提醒他们注意跨文化的语用区别（House & Kasper 1981, Thomas 1983）。交际能力的核心是语言运用的适当性，而适当性实际上就是特定的文化规约。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规约，即便是使用同一种语言，对不同的文化群体来说也会有各自不同的适当性（许力生 2011）。学会某种语言固然有助于交往，但这与拥有跨文化交际能力还不是一回事。在以上的例证中，在现代中国语境下，对一个真正的熟人打招呼仅说“你好”是不自然的甚至是不够礼貌亲切的，即这一礼貌用语用在这一语境下实际违反了礼貌原则。人们常用的是称呼类和问候类的其他变体作为招呼语，而“你好”的使用语境已经开始与上述招呼语的语境逐渐区分开来（虽仍有重合部分）。外语使用者，尤其是教学者能否敏锐地捕捉到这些语用语境和演变现象对于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语言并非一成不变，教学内容和素材也需要调整和扩充。反观中国的外语教学，也何尝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和现象：要么只介绍某种情景下的一种交际表达，别的变体全然不知，比如一套“标准”的问候语“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教了多少年，如今连中国人自己都当作笑话；要么受本土文化影响一些交际习惯难以改变，比如在中国对“谢谢”的回应方式有语言（“不客气”、“不用谢”等）和非语言（比如点头、微笑）两种，甚至不回应也是常见并被接受的，所以有人听到 Thank you 时可能采取非语言回应或不回应的方式，他本人并没有任何傲慢的态度却有可能被英语人士误解，因为英语语境下用 You are welcome 或其他变体应对 Thank you 是常态的语言行为（琼 2003）。

6. 语境、文化与外语交际教学

本族语与外语的差异性被普遍认为对二语习得有重大影响，因而语言对比研究众多，一般集中在语音、句法、语篇层面。然笔者认为，对语境与文化的认知在语言学习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如上述此类在外语学习中对某些词句过度单一使用和对另一些词句弃用的现象，归根结底，是缺乏对实际交际情景的接触造成的。真实语境与文化背景的匮乏，使得近似母语的使用习惯填补了这些“空白”，造成了语用负迁移。这种负迁移反映出来的差异有词汇层面的、内容层面的和语用原则方面的（李悦娥、范宏雅 1998）。前面提到中国人常用的招呼语之一是亲属称谓，称呼家庭成员、亲戚或邻居时，往往用“二哥”、“三婶”、“周大伯”之类体现长幼尊卑的词汇，这种文化特征就会影响我们的用词。比如在李悦娥、范宏雅曾做的调查中发现，有多于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英语专业学生）选用“Hello, Cousin!”为招呼语。另一种常见类型问候式招呼语则会在内容层面上产生负面迁移。汉语招呼语常常把体重、年龄、容颜的

改变作为话题，而这恰恰是英美人忌讳的。虽然汉语的“你吃了吗？”“你去哪儿啊？”已经成为近似于语言程式的固定表达即其具有的询问含义大大减少了，仍有不少中国学生在随口而出的招呼语中下意识地出现语用失误，如对外教打招呼说“Where are you going?”这些词汇、内容上的差异源自文化价值观念的不同。比如中国人称呼别人为“老人” 体现了尊老的美德，或者一般至少是中性的含义，但对英美人直言其老恐怕是一种冒犯。虽然中国学生在了解了一定的西方文化之后可能会避免类似的话题，但是根深蒂固的文化背景使得在不容思考的招呼语使用时极易言错而改之不及。

对这种自然发生的语言习得现象我们并不必持口诛笔伐的态度，即 Thomas(1983)所说避免采用规定主义（prescriptivism）——也正因如此她把这类现象叫做语用失误（failure）而非错误（error）。作为使用交际教学法的教学者，我们可以从对此类语用失误现象的反思中得到至少三方面的启示：一、要用动态的、多层面的视角看待母语思维的影响和目的语的风貌、各自的人际语用现状乃至两者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的相互作用；二、要清楚地认识到实际教学中难以营造真实语境从而难以灌输相应表达法这一现实，更加理解学生现有的交际困难，对他们有更多的包容；三、需通过努力提高语境真实程度、提高自身交际语言的使用和教学水平来增强外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且要看到这种能力的培养会是一个复杂且长期的过程（胡文仲 2013）。

参考文献：

Andersen, R. (1984). The one to one principle of interlanguage construction [J]. *Language Learning*, (4): 77-95.

Brown, P. & S. Levinson. (1978)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in E.N. Goody (ed.). *Questions and Polite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use, J.&G. Kasper. (1981). ‘Politeness markers in English and German’ in F. Coulmas (ed.). *Conversational Routine* (157-86). The Hague: Mouton.

Leech, G. N. (1977). ‘Language and tact’. *LAUT* Series A, Paper 46. University of Trier.

Thomas, J. (1983).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 [J]. *Applied Linguistics*, (2): 91-112.

Van Dijk, T. A. (1977). Context and cognition: knowledge frames and speech act comprehension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 211-232.

Wray, A. (2002). Formulaic language and the lexic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陈松岑.汉语招呼语的社会分布和发展趋势[J]. 《语文建设》，1988 (4): 25-27, 30.

陈晓春.拿什么来称呼您，陌生人？[J].《修辞学习》，2005 (4): 50-52.

陈晓燕. 当代社会招呼语分析[J].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2003(4): 89-92.

陈新仁.《礼貌理论与外语学习》[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方冬革.从社会发展看汉语称谓及其语用变化[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 (11): 121-124.

桂诗春.我国英语教育的再思考——理论篇[J].现代外语，2015 (4): 545-554.

郭兵正.招呼语“你好”小议[J].《语文月刊》，1997 (5): 13-14.

何自然，冉永平.《语用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定位[J].《外语界》，2013 (6): 2-8.

黄辉.从“你好”看外语使用与教学[J] .《疯狂英语（理论版）》，2016 (2): 115-117.

李悦娥，范宏雅.“招呼语”语用失误分析及策略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 (11): 28-31.

李运兴.《英汉语篇翻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莫爱屏.语用学、社会语言学中的语境[J].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9 (2): 96-98.

琼，卡洛琳.招呼美语（Hearing and Then Speaking）[M].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3.

宋琳琳.指示词“Excuse me”用法探讨[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2 (6): 20-23.

文秋芳.从社会语言学看汉语称呼语的使用规则[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 (4): 73-76.

许力生.跨文化能力构建再认识[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3): 132-139.

严明.《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张瑜洁.留学生汉语招呼语习得情况调查和教学对策[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张玉兰.“excuse me”的语用功能分析[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10): 70-71, 75.

On Pragmatic Change of *nihao* in Present-day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 in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HUANG Hui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China

The current paper presents the linguistic analysis of a Chinese greeting “nihao” in both literature and reality, and compares the practical use of “nihao” by both native and non-native Chinese speakers, which leads to a discussion of some existing problems observed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problems include overuse and overgeneralization of certain words and expressions, and lack of use of some others. These problems are caused by the deficient exposure to authentic (non-)linguistic setting. The study may provide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unicative method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 different language.

Key words: “nihao”, greetings, pragmatic, setting,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